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

附勘記

中華書局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

附勘記

湯球輯

叢書集成初編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

附校勘記

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

此據史學叢書本
僅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敍

隋書經籍志云崔鴻十六國春秋一百卷又云纂錄一十卷知隋時其書原有二本百卷久已放佚而纂錄本則歷代流傳尙概見於何鏗漢魏叢書中幸何如也惟其名不彰故宋崇文總目以爲十六國春秋略通鑑考異以爲十六國春秋鈔其所引概與此書同四庫簡明目錄稱或卽崇文考異之書而以爲別本十六國春秋未免失檢隋書經籍志矣其書編纂簡潔故能行之久遠但傳鈔屢經不無刪節及脫誤難讀之處又幸北齊修文殿御覽會全載於偏霸部中其編次前後概與此書同可以兩相讎校爰取二本之詳者以爲底本其小異同則惟求其是而注一作某其有詳略則注某節去或云依某加以便檢閱雖不能云復原本之舊觀亦可以覩古書之梗概或曰與百卷不合蓋此書原纂其錄所以國各爲錄豈必與百卷本同哉參互考訂卽纂錄本實信無疑因定其一十卷之目以列於後古夥湯球伯玕氏記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目錄

卷一.....一

前趙錄

卷二.....九

後趙錄

卷三.....一九

前燕錄

卷四.....一五

前秦錄

卷五.....四一

後秦錄

卷六.....五三

蜀錄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 目錄

二

前涼錄

西涼錄

卷七

六一

北涼錄

後涼錄

卷八

六七

後燕錄

南涼錄

卷九

七七

南燕錄

西秦錄

卷十

八五

北燕錄

夏錄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卷一

夥縣湯球輯

前趙錄

劉淵

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淳維世居北狄，千有餘歲。至冒頓，襲破東胡，西走月氏，北服丁零，內侵燕岱，控弦四十萬。漢祖患之，使始一作劉敬奉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子孫遂冒姓爲劉氏。建武初，入居西河美稷。後漢中平，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討平黃巾，會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卽元海父。入朝魏武，因留之。因分其衆爲五部，以左賢王豹爲左部帥。其餘帥皆以劉氏爲之。太康中改置都尉，雖分屬五部，皆家於晉陽汾潤之濱。豹妻王妃一作左賢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白魚，頂有一角二角一作頭有，軒鬚躍鱗於龍門，而至於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祥一作祐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一作影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

寤以告豹。豹曰：吉徵也。自是十三一作十五月而生淵。淵生左手有文曰淵海，遂以名焉。幼而好學，不舍晝夜。常謂同門生朱紀、范隆等曰：吾觀書傳常鄙隨陸之無武，絳灌之無文，一物之不知，固君子恥之也。二生遇高皇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文學武事並皆工絕。猿臂善射，臂力過人。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太原王渾虛衿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爲任子在洛陽國。晉文王深待之。時東萊王彌等皆憑結渾言之於晉武帝。帝召見與言，大悅之。後謂王濟曰：劉元海容貌風儀機談鑒智，雖山余一無山字。余二字作金。日碑無以加也。會父豹卒，帝以淵代爲左部帥，轉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大安中，惠帝失政，諸王迭相殘廢。廣州郡奸豪所在蜂起，從祖北部都尉右賢王劉宣等議曰：今司馬氏骨肉相殘，興復在此時。上二句偏窮本節此左賢王淵姿器絕人，蘇宇超世，天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共推淵爲大單于。淵曰：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生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武。武一作何呼韓邪足道哉！宣等稱善。元熙元年，遷於左國城。晉人東附者數萬，宣等上尊號，淵曰：今晉氏猶在四方未定，可仰遵高祖初法，且稱漢王，權停皇帝之號。待聽宇宙混一，當更議之。十月，爲壇南郊，僭卽漢王位。改晉永興元年爲元熙元年，大赦天下。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高祖以下一無此四字以下三宗五祖之神主而祭之，置百官。以劉宣爲丞相，拜授各有差。四部之東萊王彌起兵，青

徐遣使來降。拜鎮東大將軍、青州刺史、東萊郡公。四月，汲桑叛，自稱趙王，選置州郡。十一月，石勒及胡部等帥衆來降。永鳳元年秋七月，鳳凰集於蒲子。丞相劉宣等六十四人上尊號。十月，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以衛軍和爲大將軍，撫軍聰爲車騎大將軍。建武曜爲龍驤大將軍。河瑞元年，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大赦天下。改元二年，以大司馬梁王和爲皇太子。八月，淵寢疾，以劉洋爲太傅。延年爲太宰。司徒聰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尙書。置單于臺於平陽。一無陽字。西淵薨於光極殿。太子和卽位。聰自西明門攻斬和於西室。九月，葬淵於永光陵。謚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劉聰

劉聰，字元明，一名載淵，第四子。母張夫人之孕，日入懷寤而告淵，淵曰：「吉徵也。」自是十五月而生聰。有日光之異。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幼而聰寤，究通經史。一作書。百家之言，孫吳兵法。一作勢。靡不誦通。之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以永嘉四年僭卽帝位於光極前殿。大赦改元光興元年，以衛尉呼延晏爲使持節、前鋒大都督，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一作州。命東萊王彌、龍驤劉曜及鎮軍石勒進軍會之。晏比及河南。一無河字。王師前後十二敗，晉師長驅圍洛陽，陷之。縱一作聰。兵大掠，幽晉帝於端門。害殺。一作殺。晉太子及諸百官已下三萬十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遷帝及太后、侍中庾珉等於平陽。大赦改光興爲嘉平元年。二年二月，內晉帝進號儀同三司會稽郡公。聰引帝入讖，謂曰：「卿爲

豫章王時朕會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_{一作介}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作樂府歌文示朕曰。聞君善爲辭賦。試爲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頤。卿稱善久之。又引朕射於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枯弓銀硯。卿依御覽八百十二補頗憶不。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耳。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麻。故爲陛下自相驅除耳。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三年春正月。讞於光極前殿。逼晉帝行酒。庾珉、王雋等起而大哭。聰惡之。二月丁未。懷帝崩於平陽。於是誅珉等。三月立貴嬪劉氏爲皇后。四月愍帝卽位於長安。車騎曜等攻長安。河東地震。雨血於平陽。建元元年正月黑霧四塞。著人如墨。五日而止。辛酉夜時日落地。三月一日。相承出於西方。東行平陽地震。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運。_{一作蛇}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冕聞於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傍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癸未。劉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己丑。劉氏卒。乃失此肉。哭聲亦止。十一月以晉王粲爲四相。_{一作國相}大單于總百揆。十二月宣光陵石人皆行數步。宮中鬼哭聲。麟嘉元年。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粲。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或二日不醒。秋七月。河東大蝗。唯不食粟豆。司隸斬準率部民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然後乃鑿土飛出。復食黍豆。大司馬曜攻陷長安外城。九月。大興豕交於宮門。有豕著

進賢冠昇聽御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昇。俄而鬥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長安饑甚。死者過半。麴允爲粥以供帝膳。帝泣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勢不自支。一作知乃使侍中宋敞奉牋降。曜隨使者至。帝肉袒牽羊。輿櫬銜璧出降東門。曜受璧焚櫬。遷愍帝及司徒梁汾、驃騎麴允等諸臣百餘人至於平陽。聰臨光極殿。帝稽顙於前。上二字一作與麴允伏地大哭。扶不能起。聰大怒。允自殺。以帝爲光祿大夫懷安侯。以大司馬曜假黃鉞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太宰秦王二年正月東平王約卒。十一月聰棲獵上林。以晉帝行車騎大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觀者皆指帝曰。此故長安天子。聚而觀之。故老亦有悲泣者。十二月大饗於光極前殿。聰欲觀晉臣之意。使帝行酒洗爵。更衣又使帝執蓋。多有涕泣。或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而抱帝大哭。引出斬之。戊戌愍帝崩於平陽。三年聰所居螽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袁已下二十一人。聰聞哀塞。二句一作會稽王康已下二十一人。一子焚焉而卒自是鬼哭於宮。一作宮中。無於字。至於九月夜聲不絕。四月尚書令王監崔懿之等極諫。聰大怒。收監等殺。一作斬之秋七月鬼哭於光極殿。聰晝見東平王約甚惡之。徵秦王曜爲丞相錄。尚書事固辭。仍以丞相領雍州牧。斬準爲司空領司隸校尉。癸亥薨於建始殿。甲子葬即位。大赦改元漢昌。葬宣光陵。謚昭武皇帝廟號烈宗。八月以丞相曜爲相國大都督。司空斬準爲大將軍領尚書事。梁荒耽一作酗酒色遊讌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遂勒兵入宮執梁數而殺之。追謚靈帝。劉氏無少長男子。盡刑於市。發掘二陵。焚燒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於晉。

相國曜自長安赴難。

麟嘉元年十二月大將軍東平王約發亥依御覽三十八補。卒。一指猶緩遂不殮斂至甲戌乃葬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反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焉大有人民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淵謂約曰東北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父一作後二年當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但還後年當來見汝不遲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過一國曰猗尼渠餘余一作國引約入宮與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機一作机上俄而蘇謂左右曰機上取皮囊來左右取得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馳使奏皇聰曰若當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以戊寅一作辰歲薨與此玉并葬焉謹案此當是東平王約列傳原附於此今仍之

劉曜

劉曜字永明淵之族子少孤見養於淵幼而聰惠慧一作性託落高亮與衆不羣鐵厚一寸射而洞之身長九尺三寸手垂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不過百餘根皆長五尺光初元年十月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來奔上尊號於曜僭即皇帝位十二月斬準左右軍車一作騎喬太王騰等殺準奉六璽來降二年夏四月徙都長安立子熙爲皇太子六月繕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令曰蓋王者之興必禱始祖我皇家之

先出自夏后居於北夷世跨燕朔光文以漢有天下歲久恩德結於民庶故立漢祖宗之廟以懷民望昭武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廟改國號復以大單于爲太祖其議以聞於是太保呼延晏等議曰今宜承晉母子傳號以光文本封盧奴中山之屬城陛下勳功懋於平洛終於中山中山分野屬大梁趙也宜革稱大趙遼以水行曜從之於是以冒頓配天淵配上帝三年五月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履之形唯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枝條遂爲大樹枝葉甚茂四年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包上疏諫曰臣等伏聞敕旨將營建壽陵周圍四里十一作四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黃金飾之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高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秦始皇下鋗三泉周輪一作邇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閭王之於終也如此從後一作喪亂已來漢帝諸陵咸見踐辱唯霸陵獨全雖太宗之達至然抑亦釋之之功興亡奢儉間然於前唯陛下覽之曜大悅終南山崩崩所得白玉方尺有字曰皇亡一作王下同皇亡敗趙昌以爲已瑞羣臣咸賀中書監劉均曰山崩石壞國傾民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曜撫一作撫然改容五年曜后羊氏卒故晉惠后也洛陽之陷納之六年正月天裂廣一丈餘長五十丈十一年七月石虎率衆四萬入寇擾河東進攻蒲坂曜選一作盡中外精銳自潼關北濟虎懼引師而還曜追而敗之枕尸一或作二百餘里虎奔朝歌遂攻石

生於金墉。分遣諸將攻討汲郡河內。十三月。勒自帥衆拒之。陣於洛西。曜性少酗酒。末年尤甚。將戰飲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踴頓。乃乘小馬。比一作北出。復飲斗餘。至於西陽門。搥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而馬陷石渠。墜於冰上。爲堪所執。勒將還襄國。喻曜使與太子毗書。令速降。曜但敕毗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建平末。爲勒所殺。十二年正月。太子毗、大司馬南陽王胤等議欲西保秦州。遂相率奔上邽。石虎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毗及王公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自劉淵建號西河。至是二十有六載。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卷二

後趙錄

石勒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父周曷朱。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庭中。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幼而力耕。每聞鞚鐸之聲。或在前後。懼以告其母。一作父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會并州刺史司馬騰執諸胡山東。賣充軍實。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亦在中。東至中原。賣與茌平人師懽爲奴。每夜於野。嘗聞鼓角之聲。諸奴亦聞。歸以白懽。懽奇而免之。鄰於馬牧。率汲桑往來。勒以能馬自託於桑。而傭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見一老父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耳。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等十八騎。復東如赤龍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繪寶。以賂汲桑。永興元年。關中所在盜一作兵起。二年。陽平人公師蕃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率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以勒爲名。永嘉元年。勒歸劉淵。淵拜爲輔漢將軍。平晉平。一作晉。王淵薨。聰襲位。劉曜、王彌圍洛陽。勒帥精騎二一作三萬會之。王彌既平洛陽。將先誅勒。勒請彌讞。

於己營。手斬彌而并其衆。將軍郭默獲沙門竺浮圖澄。以其有道術。進之於勒。試之有効。甚尊重之。前趙嘉平二年。張賓說勒曰。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勢之固。國一作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王業可圖。勒於是進據襄國。聰授勒都督幽冀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郡上黨公。邑萬戶。三年。以征虜將軍石虎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基謀之萌。一作基奪謀兆於此矣。前趙麟嘉元年。劉琨遣姚姬一作澹帥衆來討。勒與戰。澹軍大敗。琨長史李宏以并州來降。七月。劉聰疾甚。以勒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輔政。勒固辭乃止。劉曜稱尊號。將授勒太宰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曜聞平樂之言。停太宰之授。勒大怒曰。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爾所呼邪。征虜將軍虎與左右長史張敬、張賓等上號曰。一作上疏曰。大司馬雖位冠九台。非霸者之號。請改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魏王在鄴故事。以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爲趙國。十一月。勒卽位。改光初二年爲趙王。元年。始建社稷宗廟。主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聽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二年。令曰。國人不聽報嫂。一作執及在喪婚娶。至於燒葬。令如本俗。八月。始置軒懸之樂。八佾之舞。一作絳軒懸作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禮樂。於斯備矣。三年。黎陽民陳武妻產三男一女。上書自陳。令曰。昔周之興也。四乳八子。今武妻一產四子。可謂慶過姬祥。美加曩日。其賜乳婢。一作婦一人。穀百石。雜繒十四。一作四十疋。庶以肅迎嘉祥。冬十月。勒親與鄉老齒坐。憚飲語及平生。勒曰。李陽壯士也。孤方任取。一作之。何以不來。